

美國研究

第二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

區域研究與科際合作

李亦園

—

「區域研究」(area studies)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因軍事上、外交上以及政治上的緊急需要所引起的一種研究熱潮。這一潮流在戰後二十多年繼續不斷發展，時至今日已成爲一門最普遍最受注意的科目。目前在歐美的大學或研究機構中，區域研究也已成爲衡量其學術水準的標準之一。所以，新的區域研究中心或區域研究計劃不斷地設立，並且經常獲得政府機構及私人基金會最大的經費支持；許多原來不易獲得補助的高級學位研究生，現在都因之能申請到足額的獎學金，不但足敷支付在校時的各種費用，而且可供到海外做長期的實地考察；許多「區域專家」們則不但能獲得巨額的研究經費，同時也經常有機會參與政府的決策，甚至成爲風雲際會的人物。而這種風氣所及，使許多發展中的國家，也開始成立他們自己的研究機構，從事各種不同的區域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美國及其他同盟國派遣軍隊至非洲、太平洋及亞洲各地作戰，因此需要大批瞭解各地區語言及文化的專家協助工作，軍方及國務院爲了解決這一迫切的需要，乃擬定計劃與若干大學合作，從事各地區語言文化的研究及訓練，這便

是「區域研究」的胚形。在戰爭期間的所謂區域研究雖較着重語言的教學，而對各地區的社會文化的系統研究較不熱衷，且其目的僅在訓練大批實用人材，較忽視真正區域專家的培養，但是這種研究的風氣已在大學裏埋下了種子，等到戰爭結束以後，區域研究不但未因之被放棄，而且更為蓬勃。二次世界大戰停戰後，雖然軍事的行動結束了，但是政治力量的對峙有增無減，冷戰也方興未艾，國際間的關係更形複雜；在另外一方面，各種不同的國際組織正努力進行落後地區的發展方案，所以對非西方國家及地區的瞭解似乎比戰爭中有更迫切需要之勢。於是許多大學便重新檢討他們的區域研究政策，重新估量他們既有的區域研究設施。在英國，這種情況表現於前後兩次的區域研究調查報告；¹ 在美國，則表現於美國學術協會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社會科學研究協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等兩個全國性學術團體的共同參與，後者且特別在其組織中成立一個特殊委員會，稱為世界區域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以主持協調其事。² 這個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四六年，對於促進美國大學裏的區域研究機構的成立，釐定區域研究的方針，提供政府區域研究的資料並訂定政策，協調基金會的捐獻經費及獎學金的分配等等，確有很大的貢獻。所以區域研究得以在美國大學的體制裏逐步發展為正式的課程，而美國大學裏有完整區域研究計劃（integrated area program）的數目便自一九四六年的十三個，³ 增

¹ Great Britain,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The so-called *Scarborough Report*, London, 1947).

Great Britain, 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The so-called *Hayter Report*, London, 1961).

²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Pamphlet*, 3 (1947).

³ *Ibid.*

至一九五一年的二十九個，⁴ 而到一九六八年已有了五十四所大學設有一百三十五個區域研究計劃，⁵ 其中僅具有區域研究課程者尚未計算在內，由此可見區域研究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中發達的情形。

從純科學研究的立場來看，區域研究在大學及研究機構中得以立足，並且不斷地發展成長，並非單由於政治上與外交上的實用價值，而是在實際應用之外，仍有其教育上和理論上的重要性。從教育的意義上而言，對於非西方社會文化的研究，確增廣了西方人士對於全人類社會存在的視野，減少了其民族中心主義的看法，並對全世界文化的發展較具有多元性的觀點。在一九六三年紐約州大學董事會所發表的一段話，正能說明他們體認區域研究的教育意義：「必須使之從狹窄的西方文化觀念中解脫出來，以造就更多不帶地方色彩的優秀公民及領袖。」⁶ 從科學的意義上而論，戰後一二十年來，區域專家們對於非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歷史和其他制度的研究，不僅僅使西方學者的視野有所擴展，同時也使他們從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展出許多新的理論；這種現象不只是出現於人類學的領域中，同時也愈來愈常見於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及法學等主要社會科學之中，Daniel Lerner 和 Lucian Pye 等人的政治發展理論，以及 W. W. Rostow 的經濟發展理論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大部份區域專家們也都意識到他們除去對各專門地區知識的鑽研外，同時也對專門學科具有提供比較資料，以促進一般理論形成的責任。⁷

⁴ Wendell C. Benett, *Area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y*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51), pp. 10-11.

⁵ 此係指接受國防教育法案補助之較具規模者而言，資料根據 E. R. Warserman and E. E. Switzer, *The Random House Guide to Graduate Study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New York, 1967), pp. 88-97.

⁶ Ward Morehouse,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in New York State* (Albany: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1963), p. 3.

George Taylor, "The Leadership of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504, pp. 1-11.

⁷ Roy C. Macridis, "The Area Concept",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由此可見，區域研究在今日的知識領域內之佔有重要的地位實非偶然，一方面固由於其具有實際應用的意義，另一方面也由於它在教育及科學理論上亦有其重要性。由於這種具有多層性的意義，「區域研究」也就不應該僅限於像美國那樣執有世界霸業的國家才予以注意而加以發展，凡是有興趣於參加現代化國際交往活動的國家，凡是有興趣於培養世界性生活的公民，以及有興趣於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國家，實際都應該努力從事於促進區域研究的工作。

二

區域研究在美國大學體制中得以立足，其間亦經過不少學科與機構組織的困擾與爭執，而後才從這些爭執中解脫出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大學中原有不少古典語文研究的科系或課程，例如梵文研究、漢學研究、古典日本研究、波斯研究及拉丁文研究等等，並且都在大學裏具有相當崇高的地位。到了區域研究興起之後，兩者之間便有不少衝突。因為區域研究注重於現代問題的探討，即使是語文的訓練，也着重現代語文的教學，而其研究策略與方法，亦多以現實問題的實地調查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的科際綜合探討為主，這與側重哲學、藝術、語音及宗教等人文學科的古典研究自然頗有距離，這兩類研究如何配合併存於大學課程之中，確是引起爭論和爭執的事。例如，傳統的漢學 (Sinology) 如何與「中國研究」 (Chinese studies) 調合，而不致產生大的爭執，即是學者們所注意的問題。英國學者 Maurice Freedman 和美國學者 G. William Skinner 前此曾就此一問題發表專文於遠東季刊。⁸ 目前，區域研究與古典研究

Vol. 5, No. 10 (1962). A special issue on Social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pp. 3-4.

Milton Singer, "The Social Sciences in Non-Western Studies-",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4), pp. 30-44.

⁸ Maurice Freedman, "What Social Science Can Do for Chinese Studies,"

的關係，雖在不同的大學有各別的調協方式，但其間的爭執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而區域研究與美國大學傳統行政系統之間最大的矛盾之處却在於「跨系」的問題。美國大學傳統的行政系統最基本的單位是系(department)，系的分類標準是學科的(disciplinary)，然而區域研究所着重的却是科際的(inter-disciplinary)，其包括的學科有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有時還包括自然及生物科學在內(如地質、動植物及農學等)，所以其組成不但要「跨系」，而且要「跨院」，這對於較保守的行政主管以及科系教員都是不易於接受的。解決這一困難的方法，便是在科系之外成立研究中心(center)、研究計劃(program)甚至研究所(institute)；一方面原有的科系仍維持形態，一方面却召集有區域興趣的不同科系教授在中心或計劃下共同研究。這種方式保持了學科獨立性與特殊區域的興趣，固然是兩全的辦法，但由於機構的重疊或增加，却大大地加添了學校經費的負擔，這也是行政當局所不願看到的現象。(這種情形在美國尚且發生困難，在其他國家所遇到的阻力自然更大)。對於這一問題的解決，社會科學協會的協調以及各重要全國性基金會的支持，確是有決定性的意義。前面已說過，社會科學協會於一九四六年成立世界區域研究委員會，對於促成各基金會提供區域研究基金有很大貢獻。美國全國性基金會對區域研究的支持最早而最具體的是羅氏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一九四五年，提供二十五萬美元協助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俄國研究所(Russian Institute)於其國際事務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後不久，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兩年間共提供七個區域研究的經費支持，其中最重要而且史無前例的大數目補助，是以七十四萬美金協助哈佛大學成立俄國研究中心(Russi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1964), 523-529.

William Skinner, "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4 (1964), 517-522.

Research Center)。繼羅氏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之後，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 也參加了支持區域研究的行動，而且它所支付的經費遠超過羅氏及卡內基兩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在一九五二年曾籌集了一億三千八百萬元美金的經費，準備資助美國各大學的區域研究及國際關係研究，這些經費確使美國大學中的各種區域研究中心及區域研究計劃得以奠立基礎。⁹ 但是對各學校區域研究給予最大刺激，特別是對於從事區域研究的高級學位研究生有很大的鼓勵的，是一九五七年底美國第八十五屆國會通過的國防教育法案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簡稱 NDEA)。根據這個法案的第五款，美國聯邦政府在一九五七年以後的六年間，共提供四千五百萬元美金作為發展非西方區域研究經費，七百萬元研究設備費，一千六百萬元作為研究生獎學金。¹⁰ 國防教育法案至今仍繼續支持各大學之區域研究，就後一種獎學金而言在一九六八年，已增至總數為一千三百個名額，¹¹ 分配給全美各設有區域研究之重要大學。

由於學術協會的盡力提倡，私人基金會以及聯邦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國各大學的各種區域研究便如雨後春筍地紛紛成立。截至一九六八年，被國防教育法案所承認而接受其補助的各種區域研究機構已有一百三十五個，分設於五十四個大學之中，茲分別列述於下：¹²

(一) 東亞研究 (East Asian Studies): 範圍包括中國、日本與韓國¹³；設有東亞研究的大學有二十八所：

⁹ George M. Beckmann, "The Role of the Foundation," *The Non-Wertern World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4), pp. 12-22.

¹⁰ Kenneth W. Mildenerg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4), pp. 23-29.

¹¹ Wasserman & Switzer, *op. cit.*

¹² 資料根據上引書。

¹³ Wm. Theodore de Bary, "East Asian Studies," *The Non-Western World*

Arizona	U. C. Berkeley	UCLA
Chicago	Columbia	Cornell
Florida	Georgetown	Harvard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Iowa	Kansas	M. I. T.
Michigan	Minnesota	Pennsylvania
Pittsburgh	Princeton	Seton Hall
S. California	Stanford	Texas
Washington (Seattle)	Washington (St. Louis)	Wisconsin

Yale.

(二) 東南亞研究 (Southeast Asia Studies): 範圍包括中南半島及馬來羣島之九個國家及一個地區，即緬甸、泰國、寮國、高棉、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九國，及汶萊一地區。設有東南亞研究的大學計有十所：¹⁴

U. C. Berkeley	Cornell	Florida
Hawaii	Illinois	Michigan
Washington (Seattle)	Wisconsin	Yale

Chicago.

(三) 南亞研究 (South Asia Studies): 範圍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含孟加拉)、錫蘭等三個主要國家，以及尼泊爾、錫金、不丹等三小國，有時也包括阿富汗。¹⁵ 全美共有十四所大學設有完整的南亞研究計劃：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4), pp. 63-69.

¹⁴ Frank H. Golay, "Southeast Asia: An Economist's Viewpoint,"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4), pp. 70-75.

¹⁵ W. Norman Brown, "South Asia Studies: A History,"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4), pp. 54-62.

American	Arizona	U. C. Berkeley
Chicago	Columbia	Cornell
Duke	Illinois	Michigan State
Minnesota	Missouri	Pennsylvania
Texas	Wisconsin	

(四)中東研究 (Middle East Studies): 範圍包括西亞所有的阿拉伯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及其他小邦) 以及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等。¹⁶ 在美國設有中東研究的大學有下列各校:

American	Brandeis	U. C. Berkeley
UCLA	Chicago	Columbia
Dropsie	Georgetown	Harvard
Hebrew Union	Illinois	Indiana
Johns Hopkins	Michigan	N. Y. U.
Pennsylvania	Princeton	Texas
Utah	Wisconsin	

(五)非洲研究 (African Studies): 非洲研究在美國最初只以漠南非洲 (Sub-Sahara Africa) 為對象, 其後才逐漸擴充包括了北非、東北非及南非在內。¹⁷ 根據非洲研究協會的報告, 全美設有非洲研究的大學共有二十一所:¹⁸

American	Boston	UCLA
Chicago	Columbia	Cornell

¹⁶ Charles A. Ferguson, "Language Study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4), pp. 76-85.

¹⁷ 杜光瑛:「非洲研究計劃之發展」, 非洲研究, 第一期 (民國六十一年), 頁一七—一八。

¹⁸ Adelaide Hill, "African Studies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Vernon McKay ed., *Africa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66), p. 82. 杜光瑛先生在前引文中曾提到一九六八年時, 設有非洲研究計劃的美國大學已增至四十所。見杜光瑛 *op. cit.* p. 12.

Duke	Duquesne	Howard
Indiana	Kennedy	Johns Hopkins
Michigan State	New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Northwestern
Roosevelt	Stanford	Syracuse
Texas	Wisconsin	Yale

(六)拉丁美洲研究 (Latin American Studies): 拉丁美洲研究通常包括中南美二十二個國家在內。美國大學中設有拉丁美洲研究計劃者為數最衆，這當然是由於地區接鄰的原因。在一九六八年接受國防教育法案補助之學校，包括下列各校：¹⁹

Arizona	U. C. Berkeley	UCLA
Chicago	Columbia	Cornell
Georgetown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New Mexico	N. Y. U.
Pittsburgh	Stanford	Texas
Tulane	Vanderbilt	Washington, St. Louis
Wisconsin	Yale	

(七)東歐及俄國研究 (Eastern European and Russian Studies): 美國人習慣上把東歐共產國家及俄國包括在非西方區域研究 (Non-Western Area Studies) 範疇內。²⁰ 一九六八年時有如下大學設有各東歐或俄國研究或二者：

Brown	U. C. Berkeley	UCLA
Chicago	Colorado	Columbia
Cornell	Duke	Fordham
Harvard	Illinois	Indiana

¹⁹ Wasserman & Switzer, *op. cit.*

²⁰ Henry L. Roberts, "Area Studies: Russian and East Europe,"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4), pp. 93-99.

Kansas	Michigan	N. Y. C. U.
Ohio State	Pennsylvania	Penn. State
Princeton	Stanford	Syracuse
Vanderbilt	Washington	Wisconsin
Yale		

以上所列美國各大學的各種區域研究計劃，都是由美國國防教育法案所補助者。美國國防教育法案的立法精神，如前所述，是着重於促進外國地區的語文及區域文化研究，因此以上所列的七個區域研究，都是屬於外國區域或非西方 (non-Western) 的研究。除去這七種區域研究外，在美國的大學裏另有一種區域研究，在研究方向上並無異於前者，但在一般態度上却稍有差別，這就是美國研究。根據統計，在一九六八年時，全美共有二十所大學設有美國研究 (American Studies) 計劃，並授予博士學位：²¹

Brown	Brandies	Emory
George Washington	Harvard	Indiana
Iowa	Kansas	Maryland
Michigan	Minnesota	New Mexico
N. Y. U.	Notre Dame	Pennsylvania
St. Louis	Texas	Washington
Western Reserve		Yale

「美國研究」對於美國人而言，可以說是對他們自己文化的一種體認，但是對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及地區的人而言，其意義則頗有不同；美國在現代國際關係上所佔的重要地位，使全世界的國家，無論是友邦或敵國，無不欲對美國多加瞭解，因此美國研究在美國以外的地區已成為區域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種，例如在歐洲，設有美國研究的大學已達四十六所之多。²² 在亞洲，設有美

²¹ Wasserman and Switzer. *op. cit.*, p. 43.

²² Sigmund Skard, *American Studies in Europe*, 1958.

國研究的以日本爲最多，早在一九三九年時代，日本已有美國研究所在大學裏成立（立教大學），目前則有六所大學設有美國研究的機構。²³

三

在學科理論的架構上，區域研究是基於一項基本概念，就如支持區域研究最有力的美國社會科學協會秘書 Bryce Wood 所說的：「區域研究的基本概念是認爲在某一地理單元內的人，由於調適於他們特定的社會和環境，經常成爲一個最適於學者進行研究的單位。」²⁴此一基本概念看似一個地理學的概念，但實際上却是源自人類學中的「文化區」(culture area)一概念。²⁵「文化區」一概念是人類學中一項普遍而又廣泛應用的概念，這是美國歷史學派人類學家如 Clark Wissler、Alfred Kroeber、Melville Herskovits 等人所先後提倡者，根據他們的定義，所謂文化區是指「具有一共同文化模式(culture pattern)的地理區域；這一共同的文化模式表現於對特殊環境調適的生活方式，同時也表現於其許多重複出現的共通文化特質之上。」²⁶這一概念之有異於純地理學的區域意義，是在於其着重共通的文化特質、共通的文化模式的意義上。人類學者利用文化區的概念，曾經很成功地分析某一區域內文化的發展、進化、形成與傳遞的過程，前面所引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所出版 *Area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一書的作者 Julian Steward，在人類學的領域中即是以文化區概念分析拉丁美洲文化的發展與形成而著名。²⁷而由於此一淵源，所以較早期的所謂區域研究實

²³ 齋藤眞、嘉治元郎編，*アメリカ研究入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一九六九）。

²⁴ Bryce Wood, "Area Studi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 (1968), 401-407.

²⁵ Julian Steward, "Area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63 (1950).

²⁶ Robert. W. Ehrlich and Gerald M. Hendessen, "Culture Area,"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 (1968), 563-568.

²⁷ 見 Julian Steward 所著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1955) 及 *The 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 (1946-48) 等書。

際上都是由人類學者所創始的，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是 Ruth Benedict, Geoffrey Gorer, Greogory Beteson, Margaret Mead 與 Alexander Leighton²⁸ 等人的工作。這些著名的人類學家在戰爭之中所做的有關德國、日本、泰國的研究，對於同盟國的政策有很大的貢獻。而當卡內基基金會於一九四八年支持哈佛大學設立俄國研究中心時，其首任研究所所長即是著名人類學家 Clyde Kluckhohn。

區域研究所根據的區域概念會受到不少的批評。例如，不同學科的人常認為：不同學科所認定的區域範圍經常不相同；²⁹ 更有人懷疑區域研究着重於共通文化特質，而忽視相異特質的研究，是否可成為有效的研究概念。³⁰ 但這些批評與懷疑都因大學中推行科際的 (inter-disciplinary) 區域研究的成功而逐漸消失了。多種學科的科際研究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是區域研究的主要特色；美國社會科學協會的世界區域研究委員會在一開始時就極力促進這種多學科的科際研究。Wendell Bennett 在他的報告中所稱整合區域研究計劃 (Integrated Area Program) 即是指在組織上容納若干不同學科在一起的區域研究機構。³¹ 通常一個整合的區域研究機構都具有下列數項特點：(1) 區域語言教學的加強；(2) 經常舉行聯合座談會或講論會，(3) 進行團體研究；(4) 具有區域性圖書及資料室，(5) 接受外國教授或學生的訪問³²。而最重要的是參加這些活動的人來自許多不同學科；在教員一方面而言，不同科目的教授在他們各別的科系中均有固定的職位，但是他們都能勻出一定時間參加區域研究機構的研究；在學生一方面，研究生們也都各自選定他們的學科入學，只是在學科之外再選擇一區域作為專門

²⁸ Margaret Mead & R. Métreaux,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1953).

²⁹ Milton Singer, *op. cit.* p. 33.

³⁰ Roy Macridis, *op. cit.*

³¹ Bennett, *op. cit.* pp. 7-9.

³² *Ibid.*

研究的對象。學科與區域不但不衝突，而且是相輔相成的。通常 Ph. D 的學位是從專門學系所授予的，區域研究只給予某種證明書，有的也授予 M. A. 的學位，不過大部份的獎學金則來自區域研究的機構，從事實地調查考察的經費，也是來自區域研究的組織，所以學生們在真正區域的興趣之外，也可以得到實際的利益，這是區域研究計劃中學科（discipline）與區域（area）配合的一個理想的途徑。

參加區域研究的學科在不同的研究計劃和不同的大學中都各有差異，通常社會科學在此科際合作研究系統中較為活躍，但大部份的區域計劃中都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並重的。根據 Wendell Bennett 較早期的統計，美國區域研究計劃中所包含的學科及其所佔比例如下表：³³

學	科	專 家 數
人 類	學	33
藝	術	11
經 濟	學	33
地 理	學	27
歷 史	學	81
國 際 關 係		9
新 聞	學	2
法	學	5
語 言	學	25
文	學	97
哲	學	5
政 治	學	37
社 會	學	10

從上表所列各項，我們可以看出在區域研究中佔最重要的地位的有人類學、經濟學、地理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與政治

³³ Wendell Bennett, *op. cit.* p. 12.

學等科。但是各種不同學科在不同區域研究中的地位常有不同，即使在同一區域中，不同的期間亦著重不同的學科。例如，根據一九七二年的統計，東南亞區域專家的學科比例如下表：³⁴

學	科	專家百分比 (N=503)
政	治 學	18.1
人	類 學	17.9
語	言 學	10.1
歷	史 學	9.7
經	濟 學	9.3
國	際 關 係	7.9
地	理 學	6.0
社	會 學	2.8
宗	教 學	2.8
行	政 學	2.6
文	學	2.2
生	物 學	2.2
法	學	1.2
教	育 學	1.2
圖	書 學	1.0
音	樂	1.0
其	他	4.0

但是根據同一類材料的統計，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所屬的現代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 (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自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一的十年間所支持的中國研究計劃，其在學科上所表現的情形則與東南亞研究的情況，頗有不同，茲列其資料如下表：³⁵

³⁴ Gerald S. Maryanov, "The Condi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Preview*, Vol. 1, No. 2 (1972).

³⁵ George E. Taylor, "Special Report on 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

學	科	專家數
歷	史	52
政	治 學	33
經	濟 學	13
法	學	9
社	會 學	9
宗	教 與 哲 學	9
地	理 學	6
文	學	5
人	類 學	3
圖	書 學	3
心	理 學	2
教	育 學	1
數	學	1
公	共 衛 生	1
科	學 史	1
共	計	148

又從較早期（一九六二）的統計看，東南亞區域研究專家的學科比例與上舉的數字也頗有差別，Neuman 和 Singman 兩人在一九六二年的報告如下：³⁶

學	科	Ph. D 百分比
人	類 學	22.8
政	治 學	16.5
地	理 學	8.9
經	濟 學	8.9
國	際 關 係	6.3

porary China, 1959-1969," *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 Review*, Vol. 1. No. 1 (1971).

³⁶ Stephanie Neuman and Sara Singman, "The Southeast Asia Specialist: 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 No. 2, 9-14.

歷	史	6.3
一	般亞洲研究	5.1
社	會學	5.1
語	言	5.1
其	他	15.0

從上列三個附表所示，我們可以看出區域專家的學科比例可因區域與時代而不同；在歷史文化較悠久的地區，區域專家則偏重於歷史、文學、政治、哲學、宗教等學科，在較落後地區的區域研究則以人類學、政治學、地理學、經濟學等為重。又如東南亞的區域專家，在一九七二與一九六二之間在學科的比例便頗有變動。在一九六二年時代，東南亞專家的學科比例的前五種依序為：人類學、政治學、地理學、經濟學及國際關係；但在十年之後的一九七二年，前五種學科的次序變為政治學、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與經濟學，這種變動自然是由於近幾年來東南亞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之故，所以政治學已超過人類學而居第一位。此外歷史學和經濟學之出現於前五種學科中，也可說明東南亞研究的另一種趨勢。

四

多科目的科際共同研究既然是區域研究的主要策略，則本文不能不稍論及科際研究的有關問題；在此作者擬以最近數年來參與若干科際研究計劃的經驗，提供一些意見和看法。

所謂科際研究在本質上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可稱之為科際合作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第二類則可稱之為科際綜合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所謂科際合作是指集許多不同學科的學者共同研究一問題，在研究過程中各學科的專家各自從其學科的立場提出其看法，或提供有關資料，但在理論上和方法上，他們並未企圖作積極的協調。至於科際綜合，則不但希望不同科目的人對共同研究的問題有若干相同的基本看法，並且要求在理論上與方法上能做到某種程度的調協。較成功的科際

綜合研究中，在理論與方法上不但有所調協，而且有時可達到有機的整合。

第一類科際合作的研究通常以一個特定的題目為對象，而且也通常以一種學科為主體，然後邀請其他學科的人員參加工作。這種型式的科際合作研究，雖然在理論上與方法上很少能做到有機的整合，但是也有很多優點，特別是對特定問題的解決，以及科際協調的技巧方面，科際合作的研究方式都能發揮很大的效能。關於這一類科際合作的研究，就作者個人接觸所知，可舉「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文化史科際研究計劃」為例說明。這一計劃是由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大學及美國耶魯大學合作推行，而由我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所支持。計劃主持人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兼任研究員、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張光直博士，執行秘書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崧興博士。計劃的目的是要從「考古、民族、地質、地形、動物、植物及土壤等學科，舉行（一）這一區域現代自然環境與自然資源的調查，界說與分類；（二）過去自然環境的變化的研究；（三）現代各民族的文化調查、界說與分類，尤其着重於各民族之間對自然資源的相同與不同的利用方式；（四）文化與自然在過去變化的關係的研究。」⁸⁷ 而其最終的目標則在瞭解在此兩河流域內不同的人羣（不同文化的人）對於自然環境作如何不同形式的調適，以及他們對自然資源作如何不同的利用。換而言之，本計劃是研究在兩流域內人類的活動為主題，所以也是以人類學（包括考古學與民族學）為中心的研究計劃。此一計劃目前正進行其一年前半期的工作，尙未能對其結果作任何評估，但我們仍可以張光直生前此較小規模的科際合作工作的成績，推知若干可能的發展。張先生在民國五十三秋季返臺進行考古工作，當時參加工作的學者除考古學者之外，尙有地質、土壤和古植物學者。這些不同學科學者間合作的研究，對臺灣文化史有重要的貢獻，尤其是古植

⁸⁷ 張光直：「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文化史科際研究計劃書」，一九七一（未發表）。

物學者對花粉分析的工作最為突出。根據張先生的報告，古植物學者分析日月潭潭底土壤中所含花粉種類的結果，發現在一萬二千年前日月潭附近的原始森林開始為次生森林所代替，而且湖底淤泥中木炭的數量開始作持續性增加，這一現象被認為是人類活動對原始森林破壞的結果。同時在四千二百年前的時代，這種現象就更為明顯了。這種花粉分析的結果，恰可以與考古學者認為在一萬二千年前臺灣的居民已開始有初步的農業活動，而至四千二百年前，種植的文化已相當發展的想法互相配合，因而對臺灣文化史上人類活動的重要里程給予有力的證明。³⁸ 從這一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濁水大肚兩流域自然文化史科際研究計劃」將來對臺灣文化史所能貢獻的可能性，而在一個強有力的主持人領導下，各科合作的技術問題，也更能融洽而順利推行的。

第二類科際綜合的研究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在理論上與方法上都尋求作整合的努力，第二種則着重於理論的整合，而不尋求方法上的整合。前一種科際的綜合研究工作，最常見於行為科學各學科間的合作。這種行為科學的綜合研究經常包括其大部份的學科在內，如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精神醫學及政治學等，但經濟學則較少包含在其中。經濟學之所以不常與其他行為科學進行科際合作研究的原因，是因為經濟學在方法上遠較其他行為科學為進步，其在量化的程度上也已達相當精確的地步（因為經濟行為最適於量化），所以大部份經濟學家都不願與方法較落後的其他學科的人員合作，同時他們也無興趣於一般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推進。其實經濟學家忽略了一點，人類的行為有許多方面，經濟行為只是人類行為的一項而已，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並不能解答人類行為的各方面，惟有集合所有行為科學家，共同促進行為科學或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進展，才是行為科學家們當前應努力的目標。目前在行為科學各科中，以三個核心的行為科學，即

³⁸ Kwang-chih Chang, *Fengpitan,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Univ.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73 (1969).

張光直：「中國南部的史前文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一分（臺北，一九七〇），頁一三五～一三六。

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科際合作研究最能在方法上和理論上趨向整合的道路。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三學科在方法上成熟的程度雖頗有差別，但是由於這三學科的學者有共同的興趣與信心，所以經常可以合作無間。在國外，心理學、人類學與社會學合作研究，在理論上與方法上都做到相當整合的程度者頗不乏先例。在國內這種情形較少，就作者個人所知。可以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最近這兩年來所推行的“臺灣北部社區社會變遷研究計劃”為例。這一科際綜合研究計劃是由民族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文崇一教授所主持，參加計劃的工作者包括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三科，其目的在於以行為科學的科際綜合方法研究臺北附近不同形式之社區在現代化過程中變遷的模式。這一計劃共分五年進行研究，第一年的工作係研究臺北市北投區附近的關渡社區，第二年則進行臺北市內萬華地區的研究。他們從家庭結構、親族關係、職業流動、社羣組織、宗教信仰及人格調適各方面去探究變遷的情形。³⁹ 雖然各科的人各有其着重的項目，但是在理論上與方法上他們都盡量尋求作適當的整合，第一年的工作，其整合的程度自然較為有限，但第二年的工作，整合的努力已有很大的進步，相信以後數年的繼續工作，將可樹立行為科學的國內作科際綜合研究的範例。

第二種科際綜合研究最常見於一般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合作，同時也是區域研究計劃中最常應用的科際綜合研究方式。這一類的研究因為合作的科目較為廣泛，所以不容易在方法上做到有機的整合，但在理論的整合上，却有其特殊之處。通常在理論的形成上，這一類的科際綜合研究在用之於區域研究時，可分為四個步驟：首先是許多學科的人共同在某一區域進行研究工作，搜集有關該區域的各種資料；其次是比較的階段：在某一地區所搜集的資料廣泛地與不同區域的資料作比較分析研究；然後經由比較的研究，新的理論可由之而形成；最後，由於新的理論的形

³⁹ 見文崇一，「臺灣北部地區社區社會變遷研究計劃」：(一)關渡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一九七一；(二)萬華地區社會變遷研究，一九七二(未發表)。

成，則將促使在進一步調查研究時對研究方向與問題的修正。⁴⁰在這四個步驟的發展過程中，學科之間可以說是一種間接的綜合；在第一步驟之時，學科間可能僅是共同研究一個區域，但經由比較研究的步驟，產生了綜合的新理論，也修正了研究的方向與問題，學科間的綜合也就因為有了共同的問題而變為直接且具體的了。最後這一種科際綜合研究方式，雖然綜合的方式是間接而迂迴的，但是由於是間接的綜合，可以避去許多學者個人間因特殊性格所引起的衝突；前一種綜合研究，雖然在理論與方法易於做到較高程度的整合，但是由於學者個人性格的不調協，就易半途而廢，除非是合作經驗很長久，這種個人間的衝突，經常是難於避免的，即使是最好的設計，最後也將歸於失敗。

⁴⁰ Bryce Wood, *op. cit.*, p. 405.